

● 第一卷

苏联
60年
短篇
佳作
选

苏联 1960年 短篇小说 佳作选

苏联六十年短篇佳作选

第一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349,000

1987 年 2 月第 1 版 198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6,700 册

书号: 10188·655 定价: 3.25 元

出版说明

《苏联六十年短篇佳作选》是我社根据苏联一九五七年出版的《苏联俄罗斯作家短篇小说集》(共三卷)及一九八二年出版的《苏联作家短篇小说集》(共三卷)两套书为主并参考其他资料编选而成的。共选一百余位苏联作家的短篇小说一百多篇,近二百万字,初步计划分六卷出书,以作品发表的时间为序,第一卷自一九一九年至二十年代末;第二卷为三十年代的作品,余类推。书后附作者简介。出版这一选集的目的是有系统地向读者介绍苏联六十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使读者对苏联六十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发展过程获得大致的概念。由于我们对苏联文学研究不够,可能遗漏某些重要作品,敬请读者指正。

目 录

“解放了的人们”	乌皮特作	张永全译	1
脚镣的故事	李亚什科作	金 风译	16
女布尔什维克玛丽娅	涅维罗夫作	周敏显译	43
嫩芽	革拉特科夫作	江文琦译	52
职责	符·伊凡诺夫作	翁文达译	76
谢尔盖·科梁加	柯拉斯作	顾生根译	99
巴黎公社社员的烟斗	爱伦堡作	梁友石译	114
铅字T	符·伊凡诺夫作	张继馨译	129
铁草	巴赫麦季耶夫作	鲍 群译	138
在“快乐”港	普里波依作	包也直译	170
道旁的白桦树	加尔特内作	侯华甫译	197
皮利普科	戈洛甫科作	姚龙宝译	222
死敌	肖洛霍夫作	草 婴译	239
吉洪的信	潘 奇作	吴健平译	258
紧急货物	拉夫列尼约夫作	曹国权译	265
阿勃拉莫维奇医生	别尔盖利松作	章海陵译	296
“世界的末日”	沙伯达尔作	章海陵译	312
战胜死亡	斯塔夫斯基作	周敏显译	336
两种真理	扎莫依斯基作	江文琦译	384

夜宿西涅卡村.....	乔尔内作	姚龙宝译	408
巴黎的偶人.....	福尔什作	严梅珍译	412
蝮蛇.....	阿·托尔斯泰作	李忠清译	425
月亮之死.....	英贝尔作	张继馨译	475
作者简介.....			492

“解放了的人们”

乌皮特

铺着煤渣的军用路在急拐弯处转向大路。路旁的松树都砍得光秃秃的，透过林木向远方望去，平坦的大路象条白色的带子，清清楚楚呈现在眼前。路那边是一片藁草地和一座高栏杆的大桥。

靠近大路与军用路的交叉处，有一座简陋的小木屋。圆木钉成的灰色外墙，经不住雨淋日晒，已皮裂刳开，面目全非。剥光树皮的木头房顶上，竖着红色的烟囱。狭小的门廊上玻璃已经打碎，门上钉了木板。屋角上，从前钉在那儿的一块写着“烟叶 烟卷 果汁”的铁皮招牌，字迹已模糊。屋后有个棚子：一边是畜圈，另一边是个小小的储藏室。还有四棵苹果树……这就是马尔滕·克列亚瓦的全部家产。

他妻子站在院子里，从墙角盯着一个地方看。这时，克列亚瓦一只手里拿着马笼头，经过湿漉漉的藁草地从松林那儿走了过来。他兴高采烈，迈着大步，直奔家门。一边走，一边摇晃着笼头。他的帽子顶在后脑勺上，衣领敞开着。

他那只空着的手伸出一个指头，朝妻子凝视的方向指指点

点，心里盼望她能转过头来。可是妻子正看得出神，他白心焦了一场。

“哼，你看，他们还是走了吧！”他走到妻子身边停住脚步，用手指着吓唬说，“我早就说过，这日子长不了的。难道我没说过？”

妻子没有答理。他自然就没再说什么。他只是前天才开始唠叨起来的。

这时，执委会那两辆满载的大车已爬上山丘，在树丛中消失。没什么可看的了。妻子这才提起水桶。可她忍不住又朝那空荡荡的大路扫了一眼。

“两大车。装得满满的。又是麻袋又是箱子的。齐尔扎尼斯坐在车上。其余的人跟着大车步行。所有的人都扛着枪。”

“都扛着枪！”克列亚瓦冷笑了一下说，“他们能走多远！埃尔格里①有绿军②。抓他们还不就象逮小鸡似的。”

“卡特里娜·拉宾也跟他们一起走了。穿着黄色的高筒套鞋，长统袜子，白色外衣。也扛着枪。”

“扛着枪顶什么用！埃尔格里早就有绿军了。有五百人。好几挺机枪，两门大炮。”

“别胡扯！他们有什么炮！”

妻子拿起疙疙瘩瘩的树杈，想把水桶从井下提上来。

克列亚瓦把马笼头往栅栏上一扔，大声嚷道：

“这么说是我撒谎？是不是？昨儿从那边来的人说的！”

“木头棍子拽不长，秉性难移！除非你有分身法，不然你从哪儿知道的！”妻子从低低的井架上弯下身去，给桶里打满水，提

① 拉脱维亚一山区城镇。——译者注

② 指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由富农分子和白卫军残部组成的匪军。多出没于密林之中，故名。——译者注

了起来。她走了一步，又转过身来说：“老是讲你那一套政治，走到哪儿扯到哪儿！”

克列亚瓦给钁住了，一下子找不到话来反驳。妻子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他那洋洋自得的情绪给压下去了一阵子。不过很快就过去了。值得跟蠢娘们生气吗？娘儿们懂得什么政治？！

他从畜圈的墙根把耙子翻过来放在地上，让耙齿朝上。有个耙齿摇摇晃晃，快要掉下来了。饭后得把最后一块大麦地耙一耙。头天已翻耕过了。

他一边忙着收拾耙，一边不时抬头朝执委会大车离去的那条路上张望。

不多一会儿，克列亚瓦心情又好了，不时意味深长地咧嘴笑笑。

妻子在屋子里坐不住。不大工夫她又走了出来。

“卡特里娜·拉宾把帽盒子拿走了。”

她苦笑了一下。克列亚瓦接着她的话茬大声附和说：

“你瞧，这一回是怎么离开的！折腾得够狼狈的！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想要干什么。还摆出大人物的架子！靠老百姓养活，还要把自己装扮成俨然一副老爷的样子！东一个命令，西一个指示。时而牵上马就叫出发，时而要缴租，时而又纳什么税！”

“一头母牛得向他们缴两俄升奶。给穷人！干吗我该去养活这些穷人？我有，他们没有，这难道是我的过错？谁又关心过我？”妻子插嘴说。

“叫我把租缴给什么大人物——什么执行委员会！……他们这些人 and 他们的委员会，我才瞧不上眼呢！从前租地主老爷的地，我三年也没缴一个戈比。现在卡特里娜·拉宾倒要向我收租来了。我认识她，亲眼看着她在这儿放牲口长大的。”

“她要帽子，要帽子！唉，老天爷！”

克列亚瓦两口子突然不说话了。佩特利斯从田里经过畜圈旁走了过来。

这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大热天，可他身上穿着短大衣，脚上裹着皮帮腿，溅得脏乎乎的。肩上背着一支枪。他满脸大汗，风尘仆仆，不知是远道而来，还是要急于赶路。他似乎连父亲和母亲都没有看见，径直朝屋里走去。

母亲紧跟儿子进屋，接着父亲也走了进去。

母亲下意识地摆弄碗架上的东西。克列亚瓦俯身炉灶口，似乎想夹一块煤来点烟斗。其实，他明明知道，他们没做什么饭，炉灶没升火。

佩特利斯肩上背着枪，也没放下，就在抽屉里翻寻起来。他翻了一阵子书，又查看纸头。有的塞进口袋，有的撕毁扔掉，有的又放回抽屉里。他没有顾得上看父亲和母亲一眼。

不知是由于儿子连招呼都不打一下呢，还是由于太阳从窗户直射到克列亚瓦的脸上，要不就是由于俯身弯腰，他的脸涨得通红。

“现在就把枪扔到林子里去。要威风足够了！”

母亲也面红耳赤，放下碗碟。

“他会扔掉枪！他宁肯扔掉未婚妻！”

“听见吗，扔到林子里去！”克列亚瓦摇晃着拳头，“打猎也该打够啦！他们是怎么匆匆离开的，这回你领教了吧！这些光会耍嘴皮瞎嚷嚷的人能往哪儿跑！我早说过了！”

“还有那个卡特里娜·拉宾……把帽盒都顺手拿走了！”

“他们向我收租！就是地主老爷，我也三年没缴过一文钱！……这还算是自己的政权！尽把那些不愿干活的人硬拉在

一起！”

现在，夫妇俩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佩特利斯。可是儿子装作没有听见，只顾翻寻自己的文件。

“我给你说，把抽屉里的东西统统扔进炉膛里去！莫名其妙的东西塞在里面。你们的传单撒够了，乱七八糟的事情干够了。现在让您看看公社是什么玩意儿了！”

“公社那伙人呀！叫大家在一个锅里抢饭吃！让大伙盖一条被子！呸，去他们的吧！”

克列亚瓦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尖厉起来。

“看你再敢跟他们鬼混！……把枪扔到林子里去，明天早上就去耙地。够啦！该干点正经事了。眼下已不是先前那个样子了。”

“老天爷啊，想想看！哪儿听说过——干八小时活！要是你到远处去垛干草呢？要是你这八小时还回不了一趟家呢？人只能待在林子里，别无他法。”

“那还用说！躺在地沟旁，睡到大天亮呗。”

“喂，你倒说说看，难道通情达理的人会说这样的话！”

佩特利斯这时才转过身来。他象平时一样，皱着眉先看看父亲，再望望母亲。他的眼神里充满着忧愁烦恼，流露出愤懑嘲笑。看样子他就要说点什么了。克列亚瓦激动地在上衣口袋里乱摸乱掏。妻子伸长了脖子等待着。哪怕他说一点儿，哪怕他开一下口也好！

不过，佩特利斯按捺住自己，什么也没有说。他理了一下背上的枪，朝门口走去。步子迈得很大，很重。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一句话也没说！

“瞧一瞧！这就是儿子！你看看他什么样子！”

“他把我们也不当人看！”

母亲顿时眼泪汪汪。

“他觉得那伙人好！他对那伙人亲！”克列亚瓦的声音更高了，“怪谁，还不是怪你自己。难道我说的还少！可你总是，亲儿子，好儿子！这就是你的好儿子！”

“是嘛，现在都成了我的不是了！可你自己呢！总是这样……唉，快点来吧！把这伙人狠狠揍上一顿。一个也不放过。用桦树条结结实实抽一顿。抽得他们两天都不能坐，那时他们就知道公社的好处了。”

“是该抽他们！一个也不放过。首先是那些逃走的。这是罪魁祸首！”

“还有那个卡特里娜·拉宾……那些跟他们走的，也要打。叫他们知道什么是规矩。”

“连父母的话都不听，那就让别人来教训教训他们。”

“是得教训教训。唉，可怎么教训呢！一伙穷鬼，抱成团儿聚在一起。公社……从哪儿捡来这些指手划脚发号施令的家伙！还得向他们缴租！我给地主老爷三年都一文钱没缴……”

克列亚瓦忽然想起了什么。他飞奔到院子，停在畜圈旁张望，但什么也没看到。“这小子跑到哪儿去了呢？跑吧！叫你给我再跑！……”

克列亚瓦再也没心思修耙了。耙仍旧朝天摆在院子里。他走出来，想到邻居家去串门，聊聊这突如其来的解放。

傍晚，天色暗了，这时克列亚瓦才回家。他心情快活，说话没有个完，这是近几年来没有过的。他絮絮叨叨跟妻子讲着听来的新闻。

“里加①在杀共产党呢，象宰小鸡似的！要是在口袋里搜出

证件——马上就砰的一下毙了！然后扔到道格瓦河里。是该教训教训他们！用不着客气！要不，人都没法过日子了。谁家里还有点儿东西，都让他们给搜刮去了。他们想使人人都过一样的日子——穷得揭不开锅！这下可盼到了，真正的政权就要来了！终于又能过上人的日子了！”

妻子早已入睡，而克列亚瓦好久还在辗转反侧，说个不停……

清晨，他一觉睡到吃早饭。直到妻子跑来讪笑他，才从被窝里钻出头来。他用被子蒙着头睡的，不让苍蝇打扰他的美梦。他仍和昨晚躺下睡觉时一样，激动得说个没完。

妻子在屋里走来走去，沉思不语，忧心忡忡。

“你尽瞎唠叨些什么。这新政权是什么样的，还一点不知道呐。德国人来的那一回，你就空欢喜了一场。”

“德——国——人！真是傻婆娘！老实对你说了吧，现在要来的的是自己人。这些人懂道理、会办事。他们都有点本事。”

从邻居那儿他听到日夜盼望的好处，兴致很高，所以妻子泼冷水，一点儿也没有影响他。

他吹着口哨，牵出马来，在井旁饮了饮，就给马套上轭具。

妻子把奶牛拉到外边拴好，在大路上往回走，不住地向四面张望。快到家门口，又回头看看。

“喂，老头子！你来看看，那儿是什么！”

克列亚瓦吹着口哨，来到大路上。

“你看，你看！好象是骑兵。”他脸色煞白。

“唉，别乱说！骑兵！哪来的骑兵？不过是有人骑着马而已。兴许，又是个什么委员会的。”

不过他自己也有点心慌了。他还想吹吹口哨，可不知怎么的却吹不起来了。

尘土飞扬，愈来愈近。马头已看得清楚了。过了一会儿，已能依稀看出大家还记忆犹新的骑兵头盔。

“我的天哪！德国人！……”妻子嘟哝着，双唇顿时刷白。

骑兵有十来个人。手里都端着马枪。他们神色慌张，仿佛附近丛林里随时都会有人出来伏击他们似的。有几个稍稍落在后面一点，以防万一。跑在前面的两个已离得很近了。

妻子不由自主地使劲捅丈夫的腰。

“天哪……是男爵少爷！”

克列亚瓦更加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是呀，果真是他。只是穿了另一身军服。小胡子留得长长的。脸似乎胖多了。哦，一副恶气冲天的样子！连眼睛都红了，象鳊鱼眼睛似的。

男爵已来到跟前，马头伸到克列亚瓦夫妇的肩膀中间，马肚子几乎把他们挤到栅栏上。男爵根本没去注意克列亚瓦在向他脱帽问候。

“狗杂种！你那个波(布)尔什维克在哪里？”

他满腹狐疑，那只戴着手套的手紧握着黄色短鞭。克列亚瓦斜眼瞧了一下鞭子，想从马身子和栅栏的夹缝中溜走。

“不知道，男爵老爷。这儿……”

皮鞭骤然呼啸起来。鞭梢从克列亚瓦头上擦过。他的帽子立即飞落到地上。马正抬腿驱赶苍蝇，落脚恰好踩在帽子上。克列亚瓦的背仿佛被烧红的铁丝灼了一下。他低着头拱着背，两手向前伸。妻子不知怎么的惊愕得弯下了身子，仿佛刚才这一鞭子是抽在她的身上。接着，她背靠在栅栏上，半张着嘴，两唇发白，直哆嗦。

“不知道！？你这个骗子！”

男爵又挥起皮鞭，照着克列亚瓦劈头盖脑地抽去。他吓得紧紧地缩起了身子。这倒不是因为疼得厉害。只不过……哪儿见过这么老个人挨打的呀！……他克列亚瓦在挨打！为了什么？

“走啦！”他傻呆呆地用手指着大路说。“都跑啦！昨天就跑啦。两辆大车……”

皮鞭又呼啸起来。

克列亚瓦眼看着男爵要朝他的脸上抽来。他立即低下了头，本能地用手护住眼睛。皮鞭抽在太阳穴上。克列亚瓦顿时觉得额头上起了个大血疱，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背上火烧火燎似的。两条腿好象不是他的了。双膝瘫软无力。他从指缝中扫视了一下周围，仿佛在寻求支援。但只见身边的另一个骑兵也挥起鞭子来。

妻子的胸膛急促地起伏。她的整个身子都倒在栅栏上，在号哭。她拚命尖声惨叫，就象猫被门夹住了。另一条皮鞭也呼呼地响，一个劲儿地抽在她那单薄的印花布衫上。她胸前和肩上立刻起了一道道血痕。衣服上沁出了殷红的斑斑点点，接着，鲜血往下滴。

克列亚瓦夫妇不再吭声，呆若木鸡。

男爵少爷在叫喊着什么。骑兵都赶到跟前，跳下马来。只有两个还坐在马鞍上——看管这些马。

德国人冲进屋内、畜圈、储藏室——翻箱倒柜，敲盆摔碗。有个家伙抓住克列亚瓦那匹马的缰绳，摸了摸，拉着转圈子，用鞭子不停地抽打。他们人人手里都拿着皮鞭。

男爵少爷在屋旁转来转去，在搜寻什么。

克列亚瓦夫妇目瞪口呆，象是碰见了鬼影，象是发生了火灾。

克列亚瓦首先清醒过来。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了。他象喝醉了似的，摇摇晃晃地向妻子走去。

“你别吭气……就不会再挨打……”

不用提醒，她早已默不作声。她半张着口，嘴唇已不再颤抖。只是脸颊上泪珠滚滚。透透上衣渗出的血，大滴大滴地掉在围裙和裤腿上。她没听见丈夫在说什么。眼睛仿佛被浓雾遮住，什么也看不见。

克列亚瓦却看见了一切，看得一清二楚。

从半扇敞开着的窗户里，嗖的一声飞出了一个旧匣子，里边存放着妻子的丝绸头巾和各种小头饰。屋门不停地砰嘭直响。士兵们纷纷聚到院子里。有一个家伙手里抱着从床上拿来的被子。另一个提着佩特利斯的旧皮靴。第三个从储藏室出来，手里绕着皮缰绳。而那一个从灶门口翻出一碗早饭吃剩的烤猪肉，用手指撕着，大块大块往嘴里塞。

男爵和他的一个同伙在嘀嘀咕咕。那个人揉着腿，指点着给他看什么。他试着走走，可是没法走，好象是扭伤了腿。

男爵用皮鞭招呼克列亚瓦。

“过来，畜生！”

克列亚瓦老大不愿意地过去。所有的人一哄而上围住了他。他们手里都拿着皮鞭。

“拉马套车！快，畜生！”

克列亚瓦快步朝畜圈走去，他的大板车就放在那儿。他根本没想到要拖延或顶撞。布尔什维克在时，派他出车到什么地方去两个小时，他一连骂了两天。眼下这样不行了。他脑子里

只有一个想法：可别再挨打了！脊背上火辣辣地疼，象被开水烫了。头上没有帽子，长长的头发乱蓬蓬的，有的贴在额上，有的挡住了眼睛。

没用十分钟就套好了马。大兵们在车旁走来走去，用德国话商量着什么。有几个走到克列亚瓦跟前时，顺手用鞭子敲敲他。不过这是开玩笑，一点儿也不痛。

妻子还站在原来的地方，没有挪动一步。这里发生的事，她好象没看见，也没感觉。她惊恐失色，呆然发愣。

“赶着车走！”男爵喊道，跳上马鞍。

其他人也纷纷上马，手里端着马枪。只有一个人爬上了平板车。他的马枪一直保持射击状态。克列亚瓦凑合着坐在车前边。那匹没人骑的马由一个骑兵牵着缰绳。

这个坐在车上的德国人用枪托顶住克列亚瓦的肩膀。枪托的尖端抵在他身上，疼痛难忍。克列亚瓦下臂麻木了。缰绳险些儿从手中滑掉。好在他赶紧换了另一只手。他拉起缰绳策马快跑。可他忘记了拿鞭子。没有鞭子，是无法叫马快跑的。

“快赶，畜生！”男爵咆哮着，怒火更旺了。

克列亚瓦身子往前挪动了一下，等着再遭抽打。男爵骑着马走在旁边，一个劲儿地加鞭催马。他那匹马的腿仿佛不听使唤似的，一点也快不起来。坐在克列亚瓦车上的那个骑兵是个上唇还只有淡淡茸毛的年轻小伙子。他伸开身子躺在车上，两只脚抵住克列亚瓦的背，使克列亚瓦坐在那里真是受罪。其他人两个一排，骑着马跟在车后。那个手中端着肉碗的家伙，还在吃个不停，象个饿鬼似的。

他们上了山丘，拐弯处的路面掘开了一点。

往前走了有二三十步的样子。克列亚瓦突然愣住了，血直